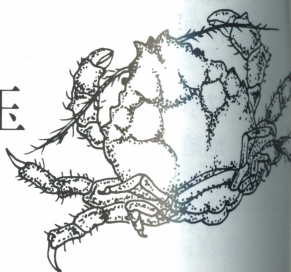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螃蟹生涯

羽玉



又是一個雨天！如此灰濛濛的天色，濕漉漉的街道已持續多日，什麼時候才有個萬里晴空？螃蟹獨坐在窗前無焦點的凝視著外面，任思想飛馳在過去與現在的時空裡。也曾有過許多個下雨天，她總是坐在窗前羨慕的看著在沒有行人的街道上嘻笑、奔跑的街坊小孩，他們提著大小不一的籃，拾著被風雨吹打下來的樹枝、木果，比賽著看誰的收穫量最豐。自己也曾領著弟妹去撿這些東西回家晒乾當柴燒，只是那要在風雨過後的晴空下。在中南半島，一年分雨、旱兩季，所謂雨季也只是每天定時的來一場雷雨，嘩啦啦的一陣過去又是一個晴天。不比在台北，雨是如此綿綿不斷，黯然一色的天地壓得人胸口透不過氣！突如其來一股要解除束縛的衝動，她跑出屋外。走著走著憶起了八歲時放學的一次，在返家十五分鐘的途中飄了十分鐘的小雨，她故意不穿上備放在書包中的雨衣，心中有股像是偷擦媽媽脂粉的小孩，攬鏡學著大人模樣的喜悅。回到家時，爸媽急忙燒水、洗澡、更衣、擦驅風油的把她弄了半天，父母親總以為他們的兒女是白玉人兒，需以精緻的玻璃匣護著！她想著舐了舐唇角的水滴，怎麼雨水也是鹹的？

歸來，思潮仍在澎湃翻攪，螃蟹覺得自己將要被這洶湧的浪頭所淹沒，「你給我們的印象一向是堅強的，卻沒想妳是如此的多愁善感。」堅強與善感？！螃蟹不覺對自己苦笑，只有她了解自己是以逃

避的方式來處理思想，堅強的外殼下是一個十分情緒化的自我，四年來思想的空白使頭腦有若生鏽的齒輪，如今無意中觸動其引擎，除了開始時些許轉動維艱外，其後却無法羈握。「做一個醫生是需要絕對的理智。」自己却仍會為了一個朋友的誤會而沮喪、懊惱，感情嘛永遠是她的致命一擊。螃蟹再度對自己苦笑，為了從未像此刻般覺得自己像女孩——有著如是濃烈的情感！不像個女孩，這該是每一個唸醫學院的女孩必須做到的事——摒除那份婦人之仁，理智得近乎冷酷。其實，大凡從事醫療工作的人都必須避免感情用事，又豈有男女之別？只是人們總是習慣於認為女孩是感情豐富、夢幻紛陳。緣何而來？螃蟹百思不解，正如不明白何以唸醫學院的女孩被呼為螃蟹一樣的疑惑。

淅淅瀝瀝的簷滴仍像斷線珍珠般溜下來，那渾圓、那晶瑩的水珠，誘得人興起一腔欲以手接著的稚情，却為一窗紗網所阻。現代人文明的進步使人與大自然之間更為疏遠了，這其中的得失是好是壞，實在叫人難下斷語。只不過，人總是有那麼一個毛病；在手上的從不知可貴，當失去時方悔珍惜遲。怪不得有那麼多人喜歡活在回憶裡，事實上，「回憶」的人也必須有著一番經歷。螃蟹想起第一次說：「這是十年前的事……。」那份驚喜的心緒，也實在不明白何來的激情。自己一向是自認較同年齡的人老成——生命中十三、四歲那段日子在機

場揮別家人，跨入出境室的門檻的那一步過去了。有某些人心智之成長是在瞬間，驀然從十二歲提升到自定的大人界限——十五；於是，她以大人的步履頭也不回地直走上機。爲此，母親埋怨女兒之絕情，父親却誇獎孩子走得堅定、漂亮。也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堅強只是懦弱的偽裝；回頭，則離情將會使淚關崩潰。但是，父親的讚賞仍令螃蟹感到無限自豪。

父親，這位影響她至深的偶像！從小，在學校裡當老師稱讚她時，她總是驕傲地說：「我爸爸教的。」而她的口頭禪也是：「我爸爸說……。」她不是教徒，父親却是她心中的神社。民國六十四年

四月，僑居地淪陷消息傳來，從此音訊斷絕。一向賴以立的精神支柱突然塌毀，無邊的徬徨囚罩下，倉促間她選擇了逃避的途徑。只想狠狠的麻醉自己，而她也確如行屍走肉的在混日子，就連旁人所謂緊張得不像是人過的日子的高三生活，她也是睡覺渡過。直到今天，遇上了一群熱誠待人的可人兒，他們那份堅定奮鬥，有目標的人生觀如暮鼓晨鐘敲醒了這個夢迷人，在感恩之餘，她習慣性的急著要稟告父親，却又想起現實狀況而張口無言。螃蟹但覺心頭有如一口裝著聲音的井，話語如水漲著、漲著，在井壁間鼓盪，由緩漸劇，最後化作一個浪頭湧上喉間、眼裡。



水月園



午後七時在 Moon River

北醫人的校友以清雅脫俗的格調

精心製作的音樂專集迎接「北醫人」

(凡北醫人憑學生證免服務費)

台北市漢口街一段七〇號
電話：3613365 • 3818297